紅樓夢

紅樓夢第一百一十二回

活寃孽妙尼遭大刼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眾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就不是誰救得你若說是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干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裡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都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裡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裡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

只是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為什麼偏偏碰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兒老爺太太叫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裡交給咱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着麼鳳姐道咱們願意嗎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裡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着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攛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裡呢說着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着只聽見外頭院子裡有人大嚷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裡從來是一槩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裡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

殯纔出去那個什麼廟裡的尼姑死要到偺們這裡來我吆喝着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着一會兒關着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到四更這裡就嚷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裡有人站着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兒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住裡頭今兒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着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裡敢在外頭混嚷嗎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裡別就是甄家薦來的那個厭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裡過不的鳳姐接着問惜

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裡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着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嚷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着纔好走呢平兒道偺們不敢收等衙門裡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偺們只好看着但只不知老爺那裡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着發愁且

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寳接遞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䆫外看見裡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贓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裡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趂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偺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寔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裡的雛兒呢一個人道啊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裡的什麽櫳翠庵

裡的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偺們今日躲一天叫偺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兒亮鐘時候陸續出關偺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眾賊議定分贓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磕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那

王二夫人等在裡頭也聽見了都唬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单怎樣開的賈芸叫追家裡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借們動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就罪名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求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裡便把賈芸狠狠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抬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托你押着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着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着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

東西咱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几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賬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裡和南邊置拔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几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謊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了理不開你跪在這裡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裡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淸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了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裡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

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裡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璉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裡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已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着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了回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屋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裡心裡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裡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

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着聽話賈璉道你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裡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爺打架來着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

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裡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裡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的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裡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裡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這裡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裡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着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

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裡更加着急想着外頭的棚杠銀厨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着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裡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裡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着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負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墻遠遠

瞧見櫳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裡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噯聲嘆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裡請來不能又棲他處昨見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裡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想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已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着急只見一個人拿着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

是明白只不能動想是要殺自已索性橫了心倒他不怕那如那個人把刀揮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强盜的悶香薰住由着他擺弄了去了那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墻邊搭了軟梯爬上墻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着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赶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赶到二十里坡和衆强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刼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不知下

落也難安擬只言櫳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着兩眼聽着到了天亮終覺得心裡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裡詫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裡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着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熏着了今早都起不來這麼早叫

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裡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着忙開了菴門滿園裡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裡去了衆人來叩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没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着下割舌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没若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没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着叫開腰門

衆人曰我到惜春那裡惜春正是愁悶惦着妙玉消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們知巳是沒有了況我現在是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着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裡所招不能自由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巳大就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裡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巳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巳將一半頭髮絞去

彩屏愈加着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吵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唬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裡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响動被煤氣熏着今早不有見妙玉菴内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狠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衆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睁着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着他還敢聲喊麼正說着包勇又在牆

門那裡嚷說裡頭快把這些混賬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就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守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心裡的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樣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有的東西不便開上等侄兒脫了孝出去托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

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着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陳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裡也是驚心吊胆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家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走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他豈知趙姨媽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

把家人唬了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着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道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着馬道婆要出出我的氣銀子白花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聽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瞅着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裡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爲什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說着便叫好璉二奶奶你

在這裡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好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着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着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裡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裡瞧着他偺們先走到了城裡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着他害寶玉的事心裡究竟過不去背地裡托了周姨娘在這裡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紈說道我也在這裡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

于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裡嗎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媽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嗎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裡只有趙姨娘賈環鴛鴦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着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姐鳳那日發暈了几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紈寶釵拉着手說了几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几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畧

畧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吩咐了几句話寶玉要在書房來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着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着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着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賬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臨嘅

着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着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麽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娘婦怎麽樣賈璉又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嘆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况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着也不知是什麽症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出話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即忙答應着出来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二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唬的衆人都慌就有兩個女人攙着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着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裡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陰啞起來了居然鬼嚎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着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裝鬼臉自

已拿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胗脈只囑咐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一摸已無脈息賈環聽了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顧賈環誰料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况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赶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着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裏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裡拷打死了

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着急看着鳳姐的樣子寔在是不能好的了看着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着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裡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裡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妹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偺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

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旁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甦醒想起尤二姐巳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甦心裡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强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着見個小丫頭子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着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裡呢小丫頭子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裡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着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子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

了小丫頭子說着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裡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着忙便叫平兒說那裡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裡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裡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裡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

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着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裡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着劉老老道我們屯鄉裡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愿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着什麼了罷平兒聽着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裡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扎掙着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詫

了我這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着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攆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麽病說着又掉下淚來平兒等着急也不等他說完拉着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喝碗茶去罷拉着劉老老到下房坐着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赶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麽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碍不妨得劉老老道說

是非過我瞧着不好正說着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裡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嘁嘁喳喳的說些什麽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麽平兒道不吃藥怎麽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麽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嗎你擱着叫誰拿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拿什麽賈璉道咱們有什麽嗎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麽

頭裡的事是你們鬧得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你說有麽外頭拉的賬不開發使得麽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麽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裡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攥着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跺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着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裡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不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赶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裡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

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畧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
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
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
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
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裡心裡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
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寧如見鬼怪的樣劉老老
便說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
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
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庄人家許了願好
了花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

許願等姑奶奶好了要花什麼自己去花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麼着我看天氣尚早還赶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兒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寃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裡住下罷劉老老道庄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裡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旣是偺們一家這怕什麼雖說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直情落得叫靑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裡的

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得熱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裡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赶出城去不題且說櫳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裡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粮今日妙玉被刼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一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刼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

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强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噓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麽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一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温柔解勸寶釵初時不知何故也用話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刼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便用正言

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
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為你日夜焦心你
為閒情痴意遭塌自己我們守着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
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歎偺們
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為是要你成人接
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
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着自己都去
睡了寶玉見屋裡人少想起紫鵑到了這裡我從沒合他說句
話知心的兒冷冷清清撂着他我心裡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
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

這裡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他們
情義都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
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鵑也不錯
我也不在家的日子紫鵑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鵑
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噯
紫鵑紫鵑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
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
着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
便陪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鵑
那紫鵑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

裡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裡一瞧見紫鵑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着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鵑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鵑聽了唬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鵑聽着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鵑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裡坐坐紫鵑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鵑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鵑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鵑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

半日反不言語紫鵑在屋裡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寔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着呢有什麼又不說儘着在這裡慪人已經慪死了一個難道還要慪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着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裡獃聽紫鵑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鵑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紫綃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

還有什麼苦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將我也跟着聽俗了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裡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着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跺脚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裡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幾死了不成說着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裡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巳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没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你道

是誰原來却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着一個倍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噯我們紫鵑姐姐也就太狠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這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裡呢你却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鵑裡面接著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裡不好再說別的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自陪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裡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

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陪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粧睡却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那裡去鬧閙他說到這裡也就不肯說遲了一遲纔接着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裡紫鵑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裡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眾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人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

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倒也心中乾凈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裏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三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却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丫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嚥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去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轎還沒拿來璉二奶奶喘着氣等呢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你不是那

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麽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呀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麽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來了嗎就算你能先知了你有什麼法兒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着為你們瞎操心了兩人正說着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人舊年你還說我咒人那個籤不是應了

麽寶玉又想了一想怕手道是的是的這麽說起來你倒能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麽樣寶釵笑道這是又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邢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衆人不解他還背地裡合我說妙玉怎麽前知怎麽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已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嗎就是我偶然說着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麽樣了只怕我連我自已也不知道呢這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麽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邢妹妹罷自從我們這裡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你們家這麽一件大事

怎麽就草草的完了也沒請親與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迷了我們家的親戚祇有偺們這裡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麽正經人了偺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裡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偺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又加着抄了家大太太是苛刻一點的他也寔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

媽比親媳婦還强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哥在外頭賬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聽見說城裡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了一所在那裡打算着搬去住寶玉道爲什麽要搬住在這裡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倒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嚥了氣了所有的人多過去了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掣

不住跺腳要哭寳釵雖也悲戚恐寳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裡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于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只見好些人圍着哭呢寳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床便大放悲聲寳玉也拉着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衆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已回明了賈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為已鬧的六親不和今知

妹子死了只得趕着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裏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几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些混賬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裏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着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為人我也早知道的了只有重別人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人說

花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嗎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看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裡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見道舊年抄去何嘗還了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拿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要留着做嫁粧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的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一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為王了我並不要什麼好看些也

是你們的臉面說着賭氣坐着巧姐滿懷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干淨於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裡想來他妹妹不知積儹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着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着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裡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着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裡蹩纏你想有什

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着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裡頭二爺要就拿去當着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裡倒着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秋桐看着心裡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裡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拿着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

好賈璉怒氣不題再說鳳姐停了十餘天送了殯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時淸客相公漸漸的都辭去了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時常陪着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庄地畝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裡好些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巳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殼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賍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去淸查淸查該

去的去該留的留有了虧空着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的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好的使着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是自己的侄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起來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的我還摸不着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illegible]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殼了我聽見世翁的家

人還有做知縣的呢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生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因便嘆道我自祖父已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兩人正說着門上的進來回道江南甄老爺到來了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

來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字表友忠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挂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着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着了手敘了些濶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几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

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
前往安撫但是即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
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即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即此
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
不克親覩奇才只好遥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
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麽親戚賈政道弟那
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
因海口案內未清繼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
俟老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即修數行煩尊紀
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

拜託老親翁的事曰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在後緩行到京尚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犬叩見如可進教遇有姻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姪兒又指着寶

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着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裡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屬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用只連連的稱道眞眞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致殷勤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

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賬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一見不能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求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若是他後兒到了偺們這裡來你們都去瞧去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噯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嗎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十四回終